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永安镇(下)

杨思源说：“行。三两天我专程去一趟孝义，见见地下党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再寻求营救之法。”

杨思源说罢告别杨掌柜，骑上车子快速向万义客栈走去。

天刚擦黑，白钟林带着九个队员赶到了老作坊，隐蔽在老作坊的厅房里。陆野看见刚参加游击队暂时在联络处给杨思源帮忙的又瘦又小的侯小四也来了，就问白钟林怎么回事，白钟林说：“侯小四听说永安牟排起义，缠着我和杨思源硬要参加迎接起义部队。杨政委耐不住他的软磨硬缠，就答应让他参加。”

陆野在侯小四的前额上弹一指头说：“你这个小鬼……”

陆野不时看着怀表，时针已指向九点，陆野和马利民立刻走到门口房间等待牟排到来。九点半刚过，外面有了急促的脚步声，陆野、马利民走到大门口，大门口的铁环啦啦啦啦响了起来。陆野问：“来的什么人？”

外面答：“山里人。”

“到哪去？”

“西宋庄。”

“有什么标志？”

“牺牲带。”

“马利民，叫人去，出发。”

马利民叫出隐藏在厅房的队员。陆野打开大门，带着游击队员出了大门，与牟荣清、冯全福握手，介绍了副队长白钟林和二中队中队长马利民。牟排长把带出来的多余枪支十来支交给了只带短枪的红军战士，侯小四见队长也背上了一支枪，一把夺过来说：“队长你折腾两天了，步枪让我背着吧。”

陆野说：“你背着两支枪能走动？”

侯小四做了个鬼脸说：“没问题，肯定拉不到后面。”

陆野低声对牟荣清说：“出发。”

牟荣清招手说：“出发。”于是，游击队员在前，牟排起义兵在后，出了东堡，绕过杏花村、汾阳城，沿太军公路一直向西，走了六七十里，到薛公岭的王家池村，士兵们已很疲累，牟荣清建议休息，陆野同意，游击队和起义士兵全部在村口几棵核桃树下休息，马利民和柳常青留下站岗。

部队休息片刻，马利民、柳常青发现村子东头有一个连的兵力向西快速运动。马利民料定是敌人追兵，他立马跑到队长身边说：“队长快起，大概有一个连的敌人追了过来。”

陆野大喊一声：“快起，敌人追上来了。赶紧各自寻找有利地形，阻击敌人。”

刚刚入睡的战士，歘歘歘站了起来，拉开枪栓。牟荣清说：“一定是被连部发现了，准备战斗。”

情况万分危急，这时一个起义士兵把枪口对准陆野的胸口，高喊着说：“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冯全福一看情况不妙，赶忙把那个士兵的枪口掐开说：“小兄弟，不要发火，有话慢慢说，好商量。”

陆野说：“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是为咱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红军官兵平等，没有上下之分，我想，这位小兄弟和大家一样，大多是穷苦人家出身，有的是被抓来的，有的是吃不开饭当兵吃粮的，可是，你们几个月也不发军饷，如何养活家人。牟排长之所以要起义，就是要带领大家去当红军，与地主恶霸斗争，与封建军阀斗争，从而解放我们自己，解放普天下受苦的穷人。”

牟荣清说：“陆队长说得很好，我们已被连里发现，情况万分危急，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拿起枪来，同追赶我们的敌人战斗。大家统一听陆队长的指挥。”

陆野、牟荣清一说，所有的士兵都各自寻找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

天还黑乎乎的，游击队和起义士兵能看清敌人移动。游击队战士全部拿着步枪，瞄准了向前快速移动的敌人。陆野说：“不能放空枪，瞄准敌人打。”

敌人越来越远，陆野一声令下，游击队战士和起义士兵弹无虚发，跑在前面的敌人纷纷倒下。敌连长挥着手枪，指挥士兵向上冲，野鸽子看见指挥官吆喝着往上冲，端枪瞄准，扣动扳机，敌指挥官猫腰一躲，枪打在指挥官的胳膊上，指挥官赶忙用左手压住右胳膊，敌人旋即搀扶着连长，退了下去。八九个游击队员立即跑到阵地上捡了十四五支枪，退了回来。

由于敌众我寡，敌人一撤退，陆野就指挥全体人员，上太军公路，快速行进，走了一大截，敌人又追了上来，原来敌连长被野鸽子打伤了胳膊，没有打死。这回，敌连长用绸带吊着胳膊指挥，全没了先前的气势，没敢快速追赶，只是走走停停。又走了十来里路，敌连长不摸山里地形，下令停止追击，带着活捉来的掉队小游击队员侯小四，返回了永安镇。

牺牲带

(小说连载31)

□ 白占全

吴城(上)

和思源政委商量过，永安起义成功，起义人员编为三中队，中队长由牟荣清担任，副中队长由冯全福担任，你俩如果没甚意见，我们现在就在全体人员中宣布。”

白钟林、李忠良都说没意见。

陆野说着一步跨上院子土圪台，高声说：“全体人员听着，经游击队队委会研究决定，起义部队改编为晋西游击队第三中队，中队长由牟荣清同志担任，副中队长由冯全福同志担任。大家鼓掌，现在请牟队长讲话。”

牟荣清站在圪台上，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正式的红军战士，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我们从此要听共产党的话，听从杨思源政委、陆野队长和白钟林、李忠良副队长的指挥，遵守红军纪律，不能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能调戏妇女，收缴东西要归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大家一定要牢记，做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以后大家彼此之间要称同志，不能称呼长官，你们也不叫士兵或当兵的，叫红军战士。记住了吗？”

“记住了。”

端枪对准陆野胸口的那位战士宋兴平问：“那我们叫陆野队长还是长官合适？”

“叫陆队长合适，不能叫长官。共产党的队伍没有长官、士兵之分，官兵平等。”

陆野说：“李忠良，你把拿来的牺牲带发给三中队的同志，让他们戴在脖子上，以示和国军的区别。”

李忠良从挎包里掏出红领带分发给三中队的人们，陆野说：“三中队的弟兄们，刚才发给大家的红领带也叫牺牲带，表示我们红军指战员勇于为革命流血牺牲。大家都把它戴在脖子上，这是我们红军的标志，也是大家与旧军队告别的标志。”

牟荣清、冯全福带头佩戴，其他战士也跟着戴上牺牲带。

三中队战士戴好牺牲带，李木林走到陆野跟前说：“陆野队长，面熟了，能捞了。”

陆野问：“一锅能捞多少碗？”

“十来碗。”

“那让三中队的战士先吃。”

牟荣清说：“陆队长说了，三中队战士先吃。”

坐在柴禾上的宋兴平杵了杵点瞌睡的眼问：“牟排长，让谁先吃？”

“这家伙，我已不是排长，是中队长，陆野队长宣布的那会你做甚来？陆队长说让三中队先吃，你如果饿了，赶紧拿碗先去捞面。”

“早就饿得不行了，那我先捞去。”

“去吧。”

人们吃得差不多了，陆野也捞了一碗面，调好后，加了一勺子凉菜，圪蹴在灶火跟前和比自己大十来岁的李木林聊天。陆野问：“木林兄，吴城的巡缉队对老百姓怎样？”

李木林说：“好狗日的。不但欺负镇子里做生意的人家，就连周边老百姓养的一半头牲畜也不放过。就没人来管管？”

“木林兄，会有人管的。巡缉队有多少人？吃了饭，我带人去收拾狗日的！”

“大概有二十三四个人。收拾了好，为民除害。”

吃完饭，陆野走到牟荣清跟前圪蹴下，叫来白钟林、李忠良，说：“刚才李木

林老兄反映吴城巡缉队不但随意敲诈往来的老百姓，而且还经常跑到附近村里收取人们的牲畜税，老百姓有苦难言。我的想法是，饭后咱们去把巡缉队收拾了。”

牟荣清说：“吴城巡缉队有多少人？”

陆野说：“以前我们经过都是绕着走河滩便道，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巡缉队，听李木林大哥说有二十三四个人。”

牟荣清说：“我三十几个人，他巡缉队根本不是我们三中队的对手。”

“你的队伍正好可以用来诱惑巡缉队。”

“哦，明白了。我可以把队伍说成是冯玉祥汾阳驻军，来离石执行任务，路过吴城，走得人困马乏，进来喝口水歇晌，你们觉得如何？”

白钟林、李忠良觉得办法不错。白钟林说：“牟队长的办法可行，三中队可以进，游击队怎进去？”

陆野说：“十个便衣可以当作牟队长抓来贩卖烟土的土客。李忠良带领二中队包围巡缉队院子，以防巡缉队趁乱逃跑。”

“行。听队长安排。”

喝了面汤喝了水，稍事休息，陆野集合全体人员，站在圪台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陆野说：“出了九里湾，一直往西走二十来里路就是离石的商贸古镇吴城镇，镇子里住着一支巡缉队。这支巡缉队名义上是查禁烟土、缉拿匪盗，实际上干着盘剥敲诈商贾的勾当，还跑到村里和百姓要粮要款，老百姓辛辛苦苦养的一半头牛驴一两头猪羊都要强行收税，他们坏事做尽，恶事做绝。大家说，我们 shouldn't 打掉他？”

应该打！

“打掉他，打掉他！”

陆野继续说：“刚才，我和白钟林、李忠良、牟荣清商量，决定除掉巡缉队。出发后，游击队便衣在前、三中队在中间、二中队在后行动。到吴城后，二中队拉开距离，待三中队押着便衣队员扮成的土客进入巡缉队院子后，神枪手迅速干掉门岗，包围巡缉队院子，不准放走一个人。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出发。”

队伍出发，陆野和李木林找绳子，野鸽子站在院子里等着陆野。李木林找了半天，才找的一根长长粗绳子，找了三四根短麻绳。陆野说太少，家里没有和邻居去找。李木林也听话，二话没说，就跑到邻居家去找，不大工夫就拿了五六根短麻绳回来。陆野折叠好麻绳，套在肩上，和野鸽子紧走一会，追上部队。野鸽子问：“要那么多麻绳做甚？”

“你说绳子有甚用处？”

“捆人呗！”

“你想想，进巡缉队，我们冒充冯玉祥部队捉来的土客，不捆着手行吗？”

“哦，明白了，还是你想事周全。”

快到吴城，陆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陆野从肩上拿下麻绳，让穿便衣的红军战士都互相把手捆上，捆绳全部打活结，可以自行抽开。然后，再用粗麻绳把所有的战士串在一起。穿国军服装的三中队成二列队形，押着被捆的游击队行进。穿红军制服的二中队拉开一定距离，待三中队进了巡缉队院子，迅速包围巡缉队，以防止巡缉队人员外逃。

牟荣清带着三中队，押着装扮成贩卖烟土土客的游击队员，走到巡缉队门口，门岗横枪挡住，正要发怒，抬头细看，怎么三十多人穿的都是国军服，前面的人不但背着枪，手里还端着枪，装备比巡缉队好多了。门岗一看这支队伍有来头，赶忙笑着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到巡缉队来干甚？”